

Feature
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41 期 | 2014 年 3 月 2 日 星期日 责编:王文佳 视觉:董春洁

漂在上海

不像后海,上海没有那样蜿蜒密布的酒吧街,也没有一百元钱唱四个小时的低廉价码;
不似横店,上海没有分工明确的群头和带队,也没有对群众演员的层层盘剥和潜规则。
但比起北京和横店,上海也同样显得有点冷清,尤其

是这几年。
其实,“海漂”也曾和“北漂”一样,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梦想。
其实,也还有很多年轻人为了理想、为了热爱,来到这座城市,并且留在了这里。

本报记者 孙佳音



亲切

德龙:会烧红烧肉的斯里兰卡音乐人

如果德龙走在外滩,你会觉得皮肤黝黑肌肉紧实的他是个来上海观光的外国游客;如果德龙跟你聊天,你会相信这个会说“阿拉上海宁”的斯里兰卡人从小就生活在这里。的确,他来上海很多年了,1998 年到北京体育学院学习武术,2001 年辗转来到上海体育学院,然后就没有离开过。
虽然这里的姑娘不像他以为的那样崇拜李小龙,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热衷拳脚

功夫,但德龙说自己很喜欢上海:“我是小地方来的,很多人并不了解斯里兰卡,但上海特别亲切,没有任何排外,我在上海交到了很多朋友。我做贸易生意,做武术指导,做安全管理,也演电影上节目,2011 年还出了原创音乐专辑。”唱片公司老板王江讲起自己的艺人说:“他和上海特别有缘分,所以德龙的第一张中文专辑就叫《中国梦》。”而德龙说中国、上海是自己的第二故乡,他很自豪

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红烧肉手艺不俗,还补充说“西红柿炒鸡蛋我会放糖”。
同样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发展,在这里已经待了十几年的当代摄影艺术家孙郡也说“在上海,从来没有漂泊感”。他说自己不想长住北京,习惯了这里的空气,“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,自由舒服,每天都有朋友可以陪我聊天喝酒。”他说,来上海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注定。



认同

李瑶:我愿意为团队付出更多

如果说斯里兰卡听起来“遥远”,那么新疆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距离是 4000 公里,坐特快列车需要一天又 21 个小时。五年前新疆姑娘李瑶到复旦新闻系报到,是她第一次来上海。
如果说当初报考复旦算是误打误撞,那么四年后选择留在上海,这个 90 后姑娘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大学期间她去澳门交流了半年,又在湖南卫视实习了半年,还到北京和东三省溜达了一圈,最后还是放弃去香港继续深造的机会,决定扎根上海。“我是跟

上海人民一起经过世博会的”,讲起自己当世博志愿者的经历,李瑶说她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居民骨子里的荣誉感:“以前都说上海人排外,其实不是,我们只是特别为自己的城市骄傲”,不经意间,这个乌鲁木齐姑娘用了“我们”。
让李瑶决定留在上海的,还有灿星,“这个团队的制作水平肯定是全国领先的。他们的制作理念也非常打动我。”于是,毕业后李瑶签约灿星。今天她的岗位是“助理二级导演”,在整个导演团队中很不起眼,但她却享

受和的小伙伴们一起奋斗的时光,“当你切身参与到节目中,当节目播出后能够打动和影响到更多人,就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”李瑶说,如今平均每天工作超过 14 个小时,上个月只回了三次家,最极限的疲劳是为了节目连续一周加起来只睡了五六个小时。我们并不鼓励这样的“铁人精神”,但还是有几分艳羡她,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她的梦想。“我一分钟都没有后悔加入这个团队,愿意为它付出更多。”李瑶说这话时坚定的幸福,让人觉得美好。



疏远

张恒远:对上海,我还很陌生

让李瑶甘愿一周只睡五六个小时的,正是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。相信她和全国观众一样,都会记得那个来自贵州凯里的男孩张恒远。获得亚军后,张恒远搬来了上海,住进了公司给他租好的公寓里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给张恒远打电话的时候,他在深圳,刚忙完一个小演出,语气里透出疲惫来。距离半年前在《中国好声音》决赛后台,那个唱劈

了音,还坚持自己就要唱《追梦赤子心》,哪怕因此输掉冠军的摇滚青年,有些遥远。“我在上海还没交到新朋友,每次回来一两天,休息调整一下就又出发了。”张恒远没有客套,他有点失望地说,“虽然算上比赛也来了大半年了,但我对这个城市几乎还是个陌生人,不熟悉这里的街道,不熟悉这里的酒吧,甚至不熟悉这里的食物。说不上哪里好,也说不上哪里不好。”经纪人也说,比赛结束后几乎一天都

没有歇过,参加巡回演唱会、拍纪录片、商业演出、制作单曲,“几乎连化妆的时间都要跟睡觉抢”。
不知道,是不是还有很多和张恒远一样的歌手或演员,虽然定居在上海,但其实奔波在各地。哪里有演出就去哪里,哪里有剧组就去哪里,他们对于这座城市,并没有生出依赖来。盼望上海,能够生出足够丰沃的土壤,来滋养他们的艺术生命。



梦想

罗宇:只摆得下一张床的房间

同样去年夏天参加了《中国好声音》,同样来自祖国西南,同样 28 岁,张恒远如今的奔波和疲惫,或许是桂林小伙罗宇所艳羡的。
这个眉目清秀的桂林男孩高音可以跟张雨生一样干净漂亮。他是搜狐《冲刺好声音》第一期的冠军,可是如今却租住在一千元一个月的老房子里。几乎只摆得下一张床的房

间和简易的卫生设施叫人看得心酸,甚至,已经签约唱片公司并且很快就要发行单曲的他,有时候全部口袋掏不出一百块钱,靠泡面和鸡蛋饼支撑着自己坚持音乐梦想。
关于生活的艰辛,罗宇并不愿意多提,“我一个人吃点苦没什么,尤其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真的不是说大话。”罗宇说得特别质朴,甚至叫人不忍质疑他放弃杭州的白领

工作是否值得。他说,这个城市有很多跟他一样热爱音乐的年轻人,或奔波在去演出的路上,或挤在出租屋里写歌,他们中很多人还没他幸运,没有公司,也没有那么多良师益友,更没有机会发歌,“我要好好珍惜上海给我的机会,这里有我的梦想。”
后来得知,他 4 月份要发行的原创单曲就叫《上海梦》。
(下转 15 版)